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貢生臣劉爲幹

謄録監生臣黄憲度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七

春官宗伯第三之十一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猶官也用謂祀賓之屬旗物大常以下等敘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序　賈氏公彥曰出入謂若下文凡車之出入則會之冬官造車訖

來入巾車又當出封同姓之等皆是也　王氏安石曰等其上下敘其先後　王氏應電曰當用則出而共之已用則入而藏之至於服車五乘或始命而賜之或已命而乘者亦當辨之與凡會計之事皆所謂政令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鍚音陽樊步干反斿音流一音游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在焉曰路賈疏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路大

也王之所在故以大為名玉路以玉飾諸末賈疏凡車上之材於末頭飾以玉金象皆然綮玉金象之飾當在較式之兩端以其在上而為手所馮則貴也或軹之接於較轛之接於式者亦飾之與鍚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鍚也賈疏眉上曰鍚故知當額盧韓奕詩鉤膺鏤鍚樊讀如鞶帶之鞶賈疏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賈疏纓夾馬頸故以今馬鞅解之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賈疏爾雅氂罽也注毛氂所以為罽如北罽染毛為之綮典瑞職鎮圭繅五采五就則知王者就飾用五采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賈疏司常職日月為常是也正幅為縿斿則屬焉賈疏正幅

為縿爾雅文知斿則屬焉者爾雅云纁帛縿練旒九縿旒用物不同旒又有數明知别屬也　案斿旌旗之末垂也爾雅郭注縿衆旒所著

案此職及司常大司馬皆曰王建大常則諸侯以下不得建明矣而大行人九斿七斿五斿皆曰建常何也旗常者徽幟之通稱也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而統之曰常春秋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大常而外無畫三辰者而統之曰旗則知旗常可互稱而大常則惟天子得建之矣

存疑鄭氏衆曰纓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説曰纓當胸以削革為之三就三重三匝也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故書鉤為拘杜子春讀為鉤

正義鄭氏康成曰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也賈疏詩云鉤膺鏤鍚鉤連言膺明鉤在膺前是馬婁頷也金路無鍚有鉤亦以金為之賈疏玉路云鍚金路云鉤明金路無鍚上得兼下則玉路兼有鉤可知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賈疏亦如上一采罽為一成凡九就九成也大旂

九旗之畫交龍者賈疏見司常職以賓以會賓客賈疏齊右會同賓客前齊車至於載主亦同馬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為侯伯若魯衛之屬賈疏周法二王之後為公同姓侯伯而已其無功德各以親疎食采畿内而已案同姓惟虞亦稱公豈以其先世讓德崇以不臣之禮與賈氏公彦曰周人先同姓得賜金路王路以祭祀故不可分賜

案玉路非諸侯所得乘二王之後脩其禮物作賓王家車服各從先代覯詩歌白馬則乘殷路可知故金

路以封同姓魯衛皆侯則無公爵可知注以同姓為侯伯是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曾子問天子廵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注齊車金路若王弔亦乘金路士喪禮注君弔蓋乘象路謂得金路之賜者弔時降一等乘象路明王有玉路弔時降一等乘金路可知

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正義鄭氏康成曰象路以象飾諸末王氏昭禹曰以象飾象路

無鉤以朱飾勒而已賈疏按下文革路云龍勒明知此朱同為飾勒也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賈疏見司常職以朝以日視朝賈疏三朝皆乘之按司常道車建旞鄭注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乘象路則建旞若在朝廷則建大赤其車則同也異姓王甥舅賈疏若陳國杞國

通論陳氏祥道曰以異姓對庶姓則庶姓別於異姓以異姓對同姓則庶姓亦異姓而已司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異姓姻也庶姓非姻也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龍如字或音厖

條依注作絛他刀反條下當有樊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革路鞔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賈疏玉路金路象路皆以革鞔更有玉金象為飾革路無他飾故直曰革路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為勒條讀為絛其樊及纓以絛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耳以此言絛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玉金象矣賈疏上玉路樊纓十有二就馬氏以為旄牛尾金塗十二重故徹破之也大白殷之旗猶周之大赤蓋象正色也賈疏周以十一月為正物萌色赤殷以十二月為正物牙色白是象正色即戎謂兵事四衛四

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内

辨正王氏志長曰鄭氏答趙商謂王親將載大常若會事或勞師不親將則建大白非也革路即戎正指王在軍時白者西方之色奉天道肅殺之令以行天討故建大白田雖戎事然奉祭祀故建大常下經又曰田建大麾者其別建之以壯軍容與棨田建大麾與司馬職異者豈出入在途及列陣皆載大常而圍禁則建大麾與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前依注作翦子顯反鵠户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木路不鞔以革賈疏以其言木則木上無革可知漆之而已賈疏下喪車尚有漆則吉車可知前讀為緇翦之翦翦淺黑色賈疏既夕禮緇翦有幅鄭注翦淺也此前亦取淺意故讀從之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飾韋為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田四時田獵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賈疏司馬職要服已内為九州其外更有夷鎮蕃三服總而言之皆號蕃國

王氏詳說曰鵠纓亦五就蕃國爵不過子男五命其五就宜矣

案曰同姓以封異姓以封曰以封四衛以封蕃國順

逆其辭者何也金路不獨以封同姓如太公封齊而宜以金路同姓之封為多象路不獨以封異姓如霍叔復位蔡仲續封宜以象路而異姓之封為多故不得為必然之詞若革路則惟以封四衛木路則惟以封蕃國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凡五等諸侯所得路在國祭祀及朝天子皆乘之但朝時乘至天子館則舍之於館覲禮記偏駕不入王門謂舍之於客館乘墨車龍旂以朝鄭注在旁與已同曰偏若兩諸侯自相朝亦應乘

之若齊弔及朝并朝夕燕出入可降一等若在軍皆乘廣車若以田以鄙則乘木路也　鄭氏鍔曰以顧命證之玉路一曰大路金路一曰先路象路次金路革路次象路故同謂之次路木路最後綴於諸路之後故曰綴路

存疑陳氏傅良曰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其商制與所謂大路即周官木路商以大路為尊次路為下故樊纓自一推而至於五則為禮

之殺貴其樸也周以玉路為先木路為後其樊纓自十二損而至於五則為禮之殺蓋貴其文也　王氏應電曰按五路樊纓十有二就九就七就五就之異旗則稱大旂大赤大白大麾而不言其斿之數者蓋嘗大常之制旗斿皆十二故皆貫之以大猶天子五服之章雖異而冕皆十二旒諸侯自當有辨也

王后之五路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重直龍反鍚音陽厭奄接反總作孔反張參云字作總石經亦作總繢户對反

鷖烏兮反注故書朱總為緫鷖或作繄鄭司農云緫當為總書亦或為總鷖讀為鳧鷖之鷖

正義鄭氏康成曰重翟重翟雉之羽也賈疏凡言翟者皆謂翟鳥之羽以為兩旁之蔽言重翟者皆二重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賈疏謂相次以厭其本下翟車則不厭也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賈疏上龍勒不言面此勒言面則所施之處不同上言勒者馬之轡飾不在面此言勒面則在面也彫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皆坐乘賈疏曲禮婦人不立乘王后五路皆坐乘獨此得安車名者以餘有重翟厭翟等名此無異物可稱故也鄭司農云鷖讀為鳧鷖之鷖賈疏見詩大雅鳧鷖篇鷖總者青黑色

以繢為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賈疏鷖者取烏之鷖色青黑為義知繢為之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者㨿當時以況古也容為幨車山東謂之裳帷或曰潼容賈疏昏禮婦車有裧注云裧車裳帷周禮謂之容又衛詩云漸車帷裳毛氏亦曰潼容是容潼容與裧及裳帷為一物也某謂朱總繢總其施之如鷖總車衡輨亦宜有焉繢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賈疏蓋以表尊亦以禦雨故三者皆有容有蓋馬氏等以重翟為蓋若重翟厭翟是蓋何須下文云皆有容蓋乎故破為蔽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

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賈疏安車不言翟明無蔽朝王質故去飾也詩

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

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

始來乘重翟乎　賈氏公彥曰案下翟車尊於安車

而進安車在上者以翟車有幄無蓋安車重翟同無

幄而有容蓋也　王氏志長曰容謂車帷施於旁者

蓋謂車蓋施於上者

案雜記其輤有裧緇布裳帷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

以為裳帷是裧與裳帷為二物裧在上而裳帷在下也士昏禮士喪禮皆言裧衛詩言帷裳各舉其一以見其全耳容則兼裧與裳帷而貴者之稱也康成謂裧於蓋弓垂之意裳帷但自較而下至軫裧則上屬蓋弓下垂過較如重檐然左右之廣如車而前不及式以御者當在所障之外也其裳帷之垂則於車箱内不掩其外士婦車以布則内子之裧與裳帷當以繒而后夫人之容可推矣

通論賈氏公彦曰王之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乘翟車九嬪與孤妻同乘夏篆二十七世婦與卿妻同乘夏縵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士之妻嫁時攝盛亦乘墨車非嫁攝盛則乘棧車也諸侯以下夫人祭祀賔饗出朶朝君差之皆可知也若然諸侯夫人亦當有安車以朝君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握劉音屋一音烏學反非

正義鄭氏康成曰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爾

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賈疏貝水物 有握則此無蓋矣賈疏蓋所以禦雨無握乃施之今既有握故知無蓋 如今軿車是也后所乘以出桑賈疏桑月令三月薦鞠衣於先帝又后妃親桑於東郊二者皆乘翟車以薦鞠衣非祀親桑又非大事故乘翟車也 賈氏公彦曰朱總繢總鷖總皆以繒為之組總則以組條為之總亦施於勒及兩耳兩鑣幷車衡轄焉 成氏伯璵曰旁曰帷上曰握

案握疑如帷幕幄帟之幄謂自較而上以穹者覆其頂也故注云有握則無蓋矣握之下亦如裳帷與

輦車組輓有翣羽蓋輓音晚

正義鄭氏康成曰輦車不言飾賈疏以經不言翟又不言面總之類是無飾也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爲輇輪人輓之以行賈疏案雜記注引許氏說文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則人輓行者皆無輻又雜記注輇崇蓋半乘車之輪乘車高六尺六寸則此當三尺三寸有翣所以禦風塵賈疏翣即扇也扇所以爲障蔽亦所以禦風塵以羽作小蓋爲翳日也王氏志長曰案爾雅大扇謂之翣陳氏祥道曰五路言翟言車而不言路二翟言翟而不言車者不言路避王也不

言車車不足以名之也孤言夏篆卿言夏縵至墨車已下然後言車是亦飾盛者以飾名飾殺者以車名也

棨翣與羽蓋皆人執之而傍車以行者

存疑鄭氏鍔曰衣褘衣則乘重翟衣褕狄闕狄則乘厭翟衣展衣則乘安車衣鞠衣則乘翟車衣褖衣則

乘輦車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禖尾櫜疏飾小服皆疏乘繩

證反下同䄙莫歷反櫜音羔劉姑道反注故書疏爲揩

正義鄭氏康成曰木車不漆者賈疏上文木路對革路有革又有漆則木路惟有漆據吉時而言此木路對禪始有漆則不漆可知鄭司農云蒲蔽謂臝蘭車賈疏漢時有臝長蘭乘不善之車故舉以説之以蒲為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犬䄙以犬皮爲覆笭賈疏古者男子立乘須馮軾軾上須皮覆笭之故云犬䄙某謂蔽車旁禦風塵者犬白犬皮賈疏以喪無飾明用犬之白者士喪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既以皮爲覆笭又以其尾爲戈戟之弢賈疏櫜則弢也麤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若攝服

云賈疏按喪服齊衰以下皆稱疏在禮凡言疏布者據大功布而言此以八升布為二物之緣也既夕記貳車白狗攝服注攝猶緣也狗皮緣服差飾引之者證二物為緣之事服讀為箙小箙刀劍短兵之衣賈疏小箙即既夕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幦蒲蔽犬服注云笭間兵服以犬皮為之是也此始遭喪所乘為君之道尚微防姦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賈疏書周書顧命篇亦為備焉

通論賈氏公彥曰士喪禮主人乘惡車注引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是尊卑同也

素車棼蔽犬複素飾小服皆素棼奉云反注讀為蕡音煩

正義鄭氏康成曰素車以白土堊車也賈疏案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堊謂以白土為飾則此素車亦白土為飾可知棼讀為蕡蕡麻以為蔽其複服以素繒為緣此卒哭所乘賈疏士虞記卒哭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首經不說帶是卒哭變服變服即易車為君之道盖著在車可以去戈戟

王氏安石曰素車蔽複服皆素則少變而飾以素不皆疏矣

存疑黄氏度曰素車素飾不言尾櫜因上文言小服

皆素則尾櫜可知漢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其制至漢猶在藻車以下不言小服則如常車施革髹車又漸漆矣

藻車藻蔽鹿淺䄙革飾藻藻同音早注故書藻作䡫

正義鄭氏康成曰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鹿淺䄙以鹿夏皮為覆笭賈疏夏時鹿毛新生為淺毛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賈疏去毛曰革此既練所乘

辨正王氏應電曰注棼為麻布藻為蒼繒棻下髹車

始以葦為蔽今若用麻布與蒼繒則反精矣蓋即編
薠麻與水草以為蔽耳
駹車雚蔽然複髤飾駹莫江反雚音九髤香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駹車邊側有漆飾也賈疏下文漆車全有漆則此未全漆故知邊側少有漆也雚細葦席也以為蔽者漆則成藩賈疏下文藩蔽即因此蔽而漆之即吉也然果然也賈疏果然獸名髤赤多黑
少之色韋也此大祥所乘　王氏安石曰髤與雀不
言物蓋如藻車用革

漆車藩蔽豻䄄雀飾（豻午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漆車黑車也（賈疏凡漆不言色者皆黑故大夫所乘墨車直以黑名）以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為之豻胡犬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賈疏雀頭黑多赤少雀即緅也）此禫所乘　劉氏彛曰三年之喪皆乘惡車謂木車也齊衰皆乘素車大功皆乘藻車小功皆乘駹車緦乘漆車　賈氏公彦曰下文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皆吉時所乘之車既言天子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則大夫士禫亦得乘

漆車所以大夫士禫即乘漆車與吉同者禮窮則同也

存疑王氏志長曰疏謂大夫士禫皆得乘漆車則大夫禫與吉同已不可至於士平日乘棧車禫得乘漆車是士禫所乘反精於平日矣而可乎

案棧車不革鞔但漆之則棧車亦名漆車此於士為吉車在王則為第五等之喪車也喪車無等則尊卑同然亦大概之言非必士大夫遂備五乘賈氏依次

比之則士禫所乘與吉車同亦不得不然者無庸苛論也詳見士喪記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孤乘已下竝如字篆直轉反縵莫干反棧仕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服車服事者之車賈疏孤卿以下皆輔佐之臣服事於上鄭司農云篆或讀為圭瑑之瑑夏篆轂有約也某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瑑爾賈疏言縵者亦如縵帛無文章故云無瑑也以其瑑為轂約則言縵者無約也墨車不畫也賈疏

言墨漆革車而已故知不畫也棧車不革鞔而漆之賈疏考工記輿人棧車欲弇是不革鞔者也知士車有漆飾者案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注云飾漆之駢併也是其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賈疏案考工記乘車田車橫廣前後短大車柏車羊車皆方故知役車亦方箱　賈氏公彥曰庶人以力役為事故名車為役車

通論賈氏公彥曰此尋常所乘士昏禮親迎攝盛主人乘墨車婦車亦如之有裧為異耳孤卿已下不見婦人車者與夫同也　王氏詳說曰周官不載三公

之車服下同於孤也　王氏安石曰棧車則無飾矣考工記棧車欲弇飾車欲侈墨車以上皆飾車也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

正義鄭氏康成曰給遊燕及恩惠之賜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作之有功有沽賈疏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財貨之車皆車後開戶精作為功則曰良麤作為沽則曰散　易氏祓曰不在等者非特恩賜亦或以共在公之役使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會古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計其完敗多少　賈氏公彦曰出

謂出給官用入謂用罷歸官

凡賜闕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完敗不計　賈氏公彦曰賜後完

敗隨彼在官不須復知故闕之不計會

毀折入齎于職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計所傷敗入其直杜子春云齎讀

為資資謂財也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

賈氏公彦曰職幣主受給官物所用之餘此財物亦授之職幣還與冬官繕治之　黄氏度曰戒其不謹毀敗公物

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遣溪現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廞興也謂陳駕之賈疏案下車僕職大喪廞革車彼廞謂作之此言飾遣車已是作更言遂廞之故以陳駕解廞也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曰鸞車賈疏以遣車亦有鸞鈴故也冢人職及葬言鸞車象人

桼疏謂還以金象革飾之非也彼工官之事巾車所掌謂設障蔽耳雜記遣車四面有障職中有工百人乃為容蓋幄蔽之屬

及葬執蓋從車持旌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賈疏既設帷荒不得設蓋故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執者銘旌　賈氏公彥曰巾車持旌在從車之前而文在下者以執蓋是巾

車職因言持旌耳非謂持旌亦從車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既夕禮祝取銘置於茵茵既行在

柩車前明銘旌亦與茵同在車前可知也

案不曰執蓋持旌從車而别起持旌之文於執蓋後

者明執蓋者後從而持旌者前導也柩車無他旌注

以為銘旌是也此云持旌則與士喪之置於茵者異

蓋王喪未可以士禮一律論之且杠之長短迥殊非

可卧置者

及墓嘑啓關陳車嘑音呼

正義鄭氏康成曰關墓門也車貳車也賈疏知是貳車者以遣車在明器之中案既夕禮陳明器在道東西北上此不言明器而别陳車是貳車可知士喪禮下篇曰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賈疏士無貳車惟據乘車道車槀車三乘王則象生時當别有貳車十二乘然則所陳車非止貳車注直舉士喪禮不見者而言耳

小喪共匶路與其飾

正義鄭氏康成曰匶路載柩車也賈疏即蜃車也飾棺飾也賈疏帷荒柳翣池紐之屬賈氏公彦曰上言大喪據王不别言后

世子則此小喪中可以兼之

案小喪羣王子三夫人以下亦存焉匶路當自外來而巾車共之者其職掌公車之政令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則匶車亦必入於巾車而後以共也小喪如此則大喪不待言矣

歲時更續共其弊車注故書更續為受讀杜子春云當為更續

正義鄭氏康成曰更易其舊續其不任用賈疏更謂車雖未破日久舊壞更易以新者續謂雖未經久有破壞不中用者復以新車續之更授新車則

取其弊車共於車人材或有中用之

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注故書鈴或作軨杜子春云當為鈴

正義鄭氏康成曰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且警衆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鸞相應和之象　歐陽氏謙之曰雞人呼旦巾車鳴鈴以應之示車已夙駕也巾車已駕則王不敢緩於登車之節况執事者乎

通論王氏應電曰車之為器至重故周官特設巾車以掌公車之政令典路掌王車之駕車僕掌兵車之

萃各分其職所以志專而事辨也巾車兼統之故其秩為下大夫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說吐活反一書銳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用謂將有朝祀之事而駕之　鄭氏衆曰說謂舍車也春秋傳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賈疏宣十二年左傳晉楚戰於邲事　用謂所宜用　賈氏公彥曰巾車已主王與后之五路今此又掌之冬官造車訖以授巾車飾以玉金象之等其王及后所乘者又入典路掌

之

彜巾車通掌車政典路第掌五路之名物駕說故分

二職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路王當乘之贊駕說贊僕與趣馬也賈疏夏官大馭戎僕齊僕之等及趣馬之官主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出路當陳之賈疏祭祀乘玉路賓客乘金路餘路當陳之為華國大喪則不乘吉時路直陳之而已

鄭氏衆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

在賔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賈疏大路玉路贅路玉路之貳先路象路次路象路之貳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内之東西北面與玉路贅路相對也　蔡氏沈書傳以先路為木路謂行則賤者宜先義亦可通

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賈疏漢朝集使上計法亦陳車故曰大喪大賔客亦如之

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以華國　賈氏公彦曰惟玉路祭祀之

車尊不出其餘皆出以華國也案王出於事無常或亦有祀事王路不出未知所據易氏祓曰謂因會同軍旅而行弔事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萃七內反廣古曠反苹泊清反輕溪政反注故書苹作平杜子春云苹車當為軿車

正義鄭氏康成曰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賈疏月令季秋習五戎鄭注以五戎為弓矢殳矛戈戟此注所謂五戎者未知所據或以五戎無正文故兩解之與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

車也王氏安石曰革車蓋輜車之有屏蔽者　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王氏昭禹曰孫武曰馳車千駟又曰輕車先出其側蓋用之馳敵致利非輕不可故馳車又謂之輕車　春秋傳公喪戎路賈疏莊公九年左傳齊魯戰於乾時事　又曰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又曰帥斿闕四十乘賈疏宣十二年左傳晉楚戰於邲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楚子使潘黨率斿闕四十乘從唐侯為左拒　孫子八陳有革車之陳又曰馳車千乘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　賈氏公彥曰戎路即巾車革路車僕惟掌五戎之萃其

五戎之正不言所掌者巾車雖掌五戎之一其下四
戎之正亦當巾車掌之　鄭氏鍔曰萃者副貳之名
五路皆有貳數不過十二戎事危故副貳尤衆廣車
闕車苹車輕車皆有萃
通論陳氏汲曰詩云輶車鸞鑣爾雅輶輕也
餘論雜說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
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

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一間又有倅車孫子曰萃車千駟輕車千乘帶甲十萬謂倅車也車戰之法為不可敗計有倅車者萬一或敗免致倉皇無備後人自不能車戰豈得謂其法不可用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戎者共其一以為王優尊者所乘也賈疏桼巾車王所乘惟革路而已此經不云革路總云共革車則五戎皆是王雖乘一路四路

皆從是優尊所乘也而萃各從其元焉賈疏五戎車之下皆云之萃明萃皆從其元可知

巡守及兵車之會則王乘戎路賈疏戎僕職掌馭戎車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乘車之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

黃氏度曰車僕掌五戎之萃皆以副王為名居中軍其卒皆鄉兵而乘之者皆官府州鄉之吏射人職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是也　王氏安石曰各以其萃以其車之卒伍睦也

大喪廞革車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與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苹輕皆有焉　賈氏公彦曰王遣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

大射共三乏

正義鄭氏衆曰乏讀為匱乏之乏　鄭氏康成曰乏所以為獲者御矢也　賈氏公彦曰乏之一名容射人職三獲三容是也革車用皮乏亦用皮故因使為之賓射燕射等皆共乏大射舉尊者而言　鄭氏鍔曰

王大射張三侯每侯一乏 鄭氏樵曰文反正為乏正以受矢乏以蔽矢是相反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

正義鄭氏康成曰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 賈疏九旗中旜物旌旞等不畫異物注據名總言之耳 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全羽析羽皆五

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賈疏爾雅注旄首曰旌旞旌旌非直有羽亦有旄故引以證旞旌旌羽竝有也大常已下橦首皆有旄羽夏采職乘車建綏注綏以旄牛尾為之綴於橦上是旌首皆有旄之驗也　凡九旗之帛皆用絳賈疏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而注云九旗之帛者據多而言　黄氏度曰司常掌其物名其旗各屬於其官府師都州里而藏之有國事則出而張之不待給歲時共其更旌而已　王氏安石曰旗之物則通帛雜帛之屬旗之名則旗常旜物之屬自常以下凡九物而旗居其一謂之九旗猶公侯

伯子男通謂之諸侯也各有屬則自王以下其臣民各有屬建旗則使之視而從焉待國事謂國有祭祀師田賓客之事

通論鄭氏鍔曰大常九旗之一耳獨以司常名官何也旗可謂之旂旌亦可謂之常郊特牲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此指大常而言也而謂之旂豈非旗可謂之旂乎樂記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此亦指大常而言也豈非旗亦可謂之旌乎覲禮公侯伯子男

各就其旂而立月令春載青旂夏載赤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春之青者宜曰旂夏之赤者宜曰旟秋之白者宜曰旗冬之玄者宜曰旐不謂之旗旟旐而謂之旂豈非旗皆可以謂之旂乎大行人建常九斿建常七斿建常五斿旂則九斿旟則七斿旗則五斿不謂之旂旟旗而謂之常此官掌九旗而名司常以大行人參之義可知矣　方氏慤曰司常言設日月者無龍章設龍章者無日月郊特牲言龍章而設日月

蓋雜記前代之禮

存疑鄭氏康成曰屬謂徽識也賈疏謂在朝在軍所用小旌故以屬言之

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　賈氏公彥曰或謂旞旌之下亦有旌旒而用絳帛旌之下旆似不用絳故爾雅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詩云白旆央央定公四年左傳分康叔以少帛綪茷旃旌是旌旆色異也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

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

正義鄭氏康成曰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賈疏桓二年左傳臧哀伯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則此大常也此此舉日月其實兼有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王氏昭禹曰諸侯在國則有君道在朝則有臣道故龍一升一降乃不為亢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賈疏巾車職象路以朝朝所以行道故謂象路為道車在朝則建大赤今以朝夕燕出入則建旞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賈疏斿車巾車木路也正田獵

建大麾小田獵及巡行縣鄙則建旌全羽析羽五色象文德也大閱王乘戎路建大常馬王路金路不出　賈氏公彦曰司常主旗物故贊司馬頒物也九旗發首雖總為大閱而言其道車載旞斿車載旌非為軍事

案孤卿謂為主帥者即大司馬中秋治兵之軍吏也大夫士有職事於軍中而不與行陳圍禁之事下文云官府大司馬職云百官是也師都謂公孤卿大夫之采地州里謂六卿州長職云大攷州里足以見之

縣鄙謂六遂其四等公邑亦存焉采地鄉遂公邑之車徒分隸於六軍之主帥其所建則為旗為旟為旐也大閱之旗物不列於大司馬而著於此者司常為旗物之專司而大閱為時田之極盛也大閱而道車斿車竝從者王行雖信宿不廢朝夕之朝若以巡狩會同而講武則視四方之聽朝是也如宣王會諸侯於東都而田於甫草之類

存疑鄭氏鍔曰此旗物司常與大司馬或煩之或辨

之然王與諸侯或建或載不出乎大常與旗至於旜則孤卿建之矣師都又載之物則大夫士建之矣鄉遂又載之旗則師都建之矣軍吏又載之旟則州里建之矣百官又載之旐則縣鄙建之矣郊野又載之何也蓋軍吏也孤卿也師都也三者不同名考其實則皆孤卿而已平日為孤卿有事則為軍將在朝為孤卿食采則在師都故所互建者旗也旜也所迭載者亦旗也旜也鄉遂也大夫士也百官也州里也四

者不同名攷其實皆大夫士而已判而言之則曰大夫士合而言之則曰百官鄉則有州遂則有里曰鄉遂者總名也曰州里者各舉其一以名之故所互建者物也旗也所迭載者亦物也旗也郊野也縣鄙也二者不同名攷其實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餘地與夫封王子弟之餘地謂之公邑亦謂之閒田自其地言之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之曰縣鄙故所互建者旐也所迭載者亦旐也蓋王畿內官吏之衆大抵有

三節曰朝廷之孤卿耳鄉遂之士大夫耳公邑閭田之羣吏耳民於每歳治兵大閲之時見聞習熟安其教訓一旦有軍事其旗可辨其人易識安得不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耶　鄭氏康成曰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賈疏雜帛中央赤旁邊白白殷之正色而在旁故云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賈疏師衆也都聚也州里主鄉遂民衆所聚故謂之師都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

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賈疏州是鄉之官里與縣鄙是遂之官故總言鄉遂之官云互約言之者遂之里是下士得與鄉之州中大夫同建旟則知鄉之閭亦得與遂之縣同建旐也遂之鄙得與縣同建旐鄉之黨亦得與州同建旟可知是互也鄉之族上從黨同建旟比上從閭同建旐也遂之酇上從鄙同建旐鄰上從里同建旟是約也但族師并鄙師已下皆是士官雖與在上大夫同建其旗則短當三仞已下仞數則短疑當三仞已下

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扞難避害也賈疏隼勇鳥捷龜有甲能扞難蛇無甲見人辟之

案通帛雜帛熊虎鳥隼龜蛇各殊其識以為建者之差次即有取義未必如注說之支也鄉遂之官互約

言之轇轕又甚矣曲禮曰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出車詩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又曰旂旐央央蓋龍虎鳥蛇其始特以左右前後而分繼則以龍最貴虎次之鳥蛇又次之遂為爵列之等殺耳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正義杜氏子春曰畫當為書　鄭氏康成曰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　賈疏昭二十一年左傳宋廚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是名

徽也詩六月識文鳥章箋云識徽識也是名識也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覲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内也

辨正鄭氏鍔曰熊虎鳥隼龜蛇之屬可畫事與名號何以畫當從杜子春作書

通論薛氏季宣曰司馬辨號名之用有六而此所言者有三司馬分言之司常總言之耳司馬謂帥以門名又曰百官各象其事即此所謂官府各象其事家

以號名即此所謂家各象其號縣鄙各以其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即此所謂州里各象其名也

案注云三者旌旗之細又云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固有之然細玩經文則官府之事州里之名家之號亦宜書於旌旗之上也如孤卿同建旜大夫士同建物而所書則别之曰某司徒之旜某司空之旜大夫某官士某官之物所謂官府各象其事也州里之吏同建旟則書某州之旟某里

之旗所謂州里各象其名也如魯三家同建旗則書季孫氏之旗孟孫氏之旗所謂家各象其號也觀大司馬職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號焉文不更端足以見之

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祭祀之車則玉路賈疏玉路則建大常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賈疏齊僕職掌馭金路以賓齊右職會同賓客前齊車齊

車即金路朝覲宗遇即會同故總以金路解之巡守兵車之會王乘戎路皆

建大常掌舍職爲帷宮設旌門賈疏掌舍樹之此官共旌易氏

袚曰會同賓客在國外及方岳之下故置旌門以爲

王者營衛之儀

大喪共銘旌

正義鄭氏康成曰銘旌王則大常也士喪禮爲銘各

以其物

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葬云建之則行時解說之　賈疏在廟陳時以廞旌建於遣車之上及葬入壙亦建之惟在道使人各執遣車又當各執廞旌是解說之也

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旬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置旗以致民民至仆之誅後至者　賈氏公彥曰大司馬致衆之時司常建之旬謂四時田獵　王氏安石曰置植之也軍事建旌旗使師衆觀之以爲進退致民則無所事建植於其所而已

案以義揆之似車上曰建樹於地曰置覲禮上介奉其君之旗置於宮是也蓋致民宜樹旗於壇不宜建於車也但月令云司徒搢扑北面誓之誓時亦不宜在車而大司馬職建旗於後表之中豈建樹相對則義有别而散文可通耶

凡射共獲旌

正義鄭氏康成曰獲旌獲者所持旌　賈氏公彦曰若大射服不氏唱獲所持之旌三侯皆有獲旌也言

凡射則兼大射賔射與燕射

歲時共更旌

正義鄭氏康成曰取舊予新　賈氏公彦曰謂受官旌旗用之者四時來換易則司常共之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賈疏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史記伏羲已前九皇六十四民竝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絶世無後今宜主祭之也　案賈氏周禮疏序引此作春秋緯命歴序文蓋

緯書之雜記民疑當作氏其祭祀王皆賜禽焉賈疏祭僕職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主其禮者警戒之糾其戒具其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賈疏祭僕職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賈疏莊二十八年左傳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明天子禮亦然

案公廟設於私家非禮也祖王之廟王子弟焉得立之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若王子弟得立廟則本支無別而統不歸於一矣而可乎然左氏

所云都邑先君之廟則固間有之蓋或遷國而舊都所存如豐有文王廟晉廟在曲沃之類或特營都邑而立之廟如洛邑有文武廟之類其祭朝廷自領之非王子弟所主也王子弟始封為别子其後世子孫祭之則亦致福於國耳

通論王氏詳說曰致福者都家宗人也展宗人之致福而授之膳夫者祭僕也受祭僕之致福而獻之於王者膳夫也

正都禮與其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禁督其違失者服謂衣服及宮室車旗

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

正義鄭氏康成曰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還白王

禜寇戎荒札徧禱於羣神既禱又祭則祭亦報塞之意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　賈疏大夫有采地者稱家若卿則為小都公則為大都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

案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則凡都家所應祭者皆已頒而受之矣故常祭但致福而已不俟更令也大故禱祠非常則必俟令而行此云祭亦如之則都宗人之祭與禱祠爲二明矣舉下以見上經例然也

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掌亦正也　王氏昭禹曰都家宗人其典祀一也言或詳略以互見爲義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猶圖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　王氏安石曰日月星辰其氣物時數升降出入往來鬼神示各以象類從焉故三辰之灋可以猶而辨之

案卜史祝巫宗人諸職皆有事於神此以神仕者則未受官而學藝以待用者序官云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是其登進之灋也欲事鬼神必知鬼神之情狀

欲知鬼神之情狀必先辨其名物以神仕者未有職事故以此先焉必掌三辰之法然後可以猶鬼神示之居者如春秋傳所載實沈爲參神神降於莘曰其至之日亦其物戊子逢公以登而知妖星爲告邑姜也

通論鄭氏康成曰國語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案國語作衷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

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以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法是以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既闇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或於淫厲茍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鬽眉秘反禬胡對反札則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人陽也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

鬼神陰氣升而祭地示物鬽所以順其爲人與物也

百物之神曰鬽春秋傳魑鬽魍魎賈疏宣三年左傳王孫滿對楚子辭

杜氏子春曰禬除也

案天神地示諸祀大宗伯掌之而六卿之正貳以及祝史胥有事焉以神仕者微矣不足以與其禮也此以天神人鬼地示物鬽雜言之明非神示之尊者於冬夏日至致之亦不成爲祭也以諸人未有職若使之肄業焉爾云以禬者非是則無以爲名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聖人生而神靈故能通幽明之故下此得氣清明者亦推測天地陰陽鬼神之故此卜筮占夢眡祲馮相保章大祝司巫等官所由設也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總論黄氏度曰春官之屬凡七十自大宗伯至職喪爲一節自大司樂至司干爲一節自大卜至御史爲一節自巾車至末爲一節

祭宗伯職掌邦禮而以祭祀爲主蓋所以治神人而和上下故凡有事於禮及司神之官皆屬焉小宗伯肆師佐大宗伯者也鬱人鬯人雞人司尊彝司几筵皆掌祭祀之重器天府典瑞典命司服皆掌禮秩之大儀典祀守祧世婦内宗外宗則守廟祧之官及祭事之職也冢人墓大夫職喪則守墓域之官及喪事之職也行禮必有樂然後神人以和故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矇眡瞭典同磬師鍾師笙師

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氏典庸器司干皆樂官之屬也卜祝巫史明鬼神之理通陰陽之道故次於司樂之後而皆隸於宗伯之職大卜卜師龜人菙氏占人簭人占夢眡祲卜官之屬也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祝官之屬也司巫男巫女巫巫官之屬也大史小史馮相氏保章氏内史外史御史史官之屬也巾車典路車僕司常掌車旗之事宜次於典命司服而叙在巫史之後蓋車所以乘旗載於車後之者

貴賤之等也都宗人家宗人主食邑采地之官後之
者內外之辨也凡以神仕者無常數未有官職故又
後之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七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八

夏官司馬第四之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正義賈氏公彦曰鄭目錄云象夏所立之官夏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掌邦政以正天下故曰統六師平邦國　鄭氏康成曰政正也所以正不正者也　呂

氏祖謙曰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於司馬舊矣國事莫非政也獨戎事謂之政者寓兵於農編伍合聯賦役百為於是乎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則舉兵討亂邦之安危係焉政孰大於此哉曰平邦國者王師非以濟貪忿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　劉氏彝曰邦治邦教邦禮之後次以邦政者舉兵討亂將使四海九州莫不循乎教治而安於禮樂也平謂戡定之

案夏於時為火於卦為離離為甲胄為戈兵離上之象曰王用出征詩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蓋非威明之極不能用兵以正天下故司馬為夏官　凡國事無非政而獨於司馬言政者張皇六師然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政行於天下也　司馬主兵而曰馬者軍政莫重於馬也制畿曰萬乘制國曰千乘制家曰百乘皆以此率馬　書傳殷稱圻父亦稱司馬牧誓司徒司馬司空是也至成王訓官定其名曰司

馬而酒誥云圻父薄違小雅仍稱圻父蓋文誥非命官之比故通用先代之稱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行户郎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輿衆也行謂軍行列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於此賈疏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注云晉置上中下三軍

今復增置三行避天子六軍之名彼名軍為行取於行司馬之名也　黄氏度曰輿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徒軍司馬兼掌之　易氏祓曰師田之法險野徒為主易野車為主故各設司馬以專其任　賈氏公彦曰史胥徒獨多於四官者軍事尚嚴特須監察故也

案治教禮刑四官之司旅皆有官中常行之職業惟兵則戢而時動雖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戒也故軍司馬以下設輿司馬以閑輿衛而教以磬控驟馳之

節設行司馬以整戎行而教之以步伐止齊之數使習之於平時而試之以蒐狩所謂本强而精神可以折衝也畿内之兵既更番而試之六服之國亦各用王朝之法以蒐乘簡卒則諸侯之師皆可以從王朝司馬之法所以六軍同力如臂指之相使也楚之强也卒乘戢睦日夜無懈隨會憂其難支晉之衰也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叔向歎其不競觀此則知周公整軍經武之法雖百世不可易矣輿司馬之爵高其任

重也行司馬之數倍其員多也六師之作每軍輿司馬宜各一人行司馬各二人旅下士之居者行者亦各聽於二司馬而職文既逸無可稽矣　大司馬掌軍政之大者其小治則軍司馬聽之唐時節鎮設行軍司馬祖此　輿司馬行司馬分掌車徒之事與天地春秋四官之上士中士通治官中之事者異故別立官名薛氏衡謂因事制名在官府則曰上士中士在軍旅則曰輿司馬行司馬非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將子匠反帥所類反長知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

鄭氏衆曰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故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詩大雅常武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大雅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為六軍之見於經也春秋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王氏應電曰六軍蓋通王畿千里更調

而用之觀四時教閲之旗物號名必兼州里縣鄙都家可見矣三軍二軍一軍可以類推

案地官比長下士而伍長不言下士何也平時掌五家之治必校行能而賜爵焉軍旅專取壯勇伍長未必即比長之為士者又自六鄉以外五家之長本非士也

通論左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

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亾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薛氏曰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法積算十同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為六軍曰大國三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迭用之耳葢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

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為車千乘矣案車乘之數此為核王畿千里為方百里者百常具十萬乘之數六軍之作不過千乘臨時調發僅百分之一耳然則千乘之國其地必不止於百里可推矣　王氏應麟曰古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内患為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為長師正

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

存疑鄭氏康成曰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　賈氏公彦曰云命卿及中下大夫上中士者據在鄉為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時尊卑命數也伍長是比長下士不言皆下士者文畧

案制軍為大司馬專職小司徒以井牧之法徵賦於鄉遂都鄙公邑大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大

軍旅以旗致萬民州長師而致之遂人師田作野民師而至縣師受司馬之法以作衆庶稍人帥而以至以聽于司馬車徒既集然後大司馬更加蒐乘以制為六軍不但軍師卒旅必以通融簡稽而成即將帥司長亦須選任程材而授蓋前此更番弛舍均役徵發之制具在地官而臨時大簡車徒陳鞠師旅比較材武俾勇者各適其用强者不絀其材孰可前茅孰宜後勁或以人為主或以車為主或攻宜用衆或守

宜用寡一切戎行節制戰陳機宜凡六軍之將所承令者備具於司馬制軍之法但未必如後世田穰苴輩所撰耳又況制軍之數不同於出甲之數徒之卒伍不同於車之卒伍蓋參伍錯綜相為經緯彼此聯事而實不相侵官大國以下制軍之法視此舊說泥於六鄉出六軍之法遂以司馬司徒比而同之則此經為贅矣王氏應電能見大意說已見前

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有軍則置之無則已故不言府二人史六人而逆言其數以見義

司勲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注故書勲作勛鄭司農讀為勲

正義鄭氏衆曰勲功也此官主功賞故曰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　賈氏公彦曰軍以賞為先故首司勲

案官中大夫士而外首列司勲非信賞必罰不可以

用師而民之死生聽於將覆軍之法重則有功者之賞不可以不先也王功國功民功事功治功五者並列職於司馬之屬何也王功國功之體大征伐雖包其中而不足特舉也民功事功治功既成則本强而内外順治有不戰戰必克矣所謂善為國者不師也賞功之典非治教禮刑之所及故惟列於政官為宜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質如字賈鄭音價一音古羊

人巫馬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

賈氏公彥曰不與校人相近而在此者平馬大小

賈直故與量人相近　薛氏衡曰地官歲時稽鄉遂

都鄙之牛馬辨其可任者馬之在民者無不足之慮

矣而公馬之缺則官買之故設馬質馬質宜為校人

之屬今列此者校人兼掌六馬而戎馬之用尤多其

事尤急先儒謂序官先後不以尊卑直取事急者居

前事緩者居後是也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量音亮或音良

正義鄭氏康成曰量猶度也謂以丈尺度地　賈氏公彦曰以其掌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其閒雖有餘事要以軍事為重故列職於此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子主祭祀之小事　賈氏公彦曰以其職有釁軍器及師田斬牲徇陳之事故在此

王氏應電曰羊人掌羊牲但主宰殺耳其解折肉

豆皆小子掌之及夫用羊以為祈珥釁徇陳皆非羊人所與故設官在羊人之前且兼贊司馬之羞有司之徹皆小事也故以小子名官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賈音價

正義賈氏公彦曰羊屬南方火司馬火官故在此五行傳視之不明則有羊禍注羊畜之遠視者屬視故列夏官

通論薛氏衡曰大司馬職曰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

用命者斬之小子職亦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蓋誓群吏者司馬斬牲者小子共其牲者羊人也故羊人次小子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爟古喚反注故書爟為燋杜子春云當為爟書亦或為爟

正義杜氏子春曰爟為私火賈疏民間理爨之火為私火 賈氏公彥曰其職掌行火之政令火屬南方故在此

存疑鄭氏康成曰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則爟火謂熱火與賈疏熱火對司烜氏以夫燧取火於日為冷火

也司烜取金義故在秋官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賈疏掌固職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並據國而言司險職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皆據在野而言易於國亦曰險者對文則險固異散文則通

通論張氏栻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而掌固司險之職列於周官者蓋先王

之治體用兼備本末具舉有以一天下之心即有以周天下之慮所以常久而安固孟子之言則以當時皆重末而忘其本耳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敬曰險謂四方阸塞要害之地所當防據者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疆畺界也　易氏祓曰王畿所届謂

之疆載師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邦國都鄙亦各有疆大司徒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是也此官雖逸以司險推之則掌王畿以及邦國都鄙之疆審矣　王氏應電曰主王畿千里四面封疆之境地廣而遠故官吏視掌固司險獨多其士以八人者盖四正四隅也

案疆界所以正封守禁侵奪王政之大也先王知後世疆衆相凌必自紊其疆界始故設官掌之至春秋

時大國兼地數圻則王政不綱掌疆之職不修也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六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其職云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祋亦是武事故在此

案候人本主境上候望而有方治來者亦帥之送之若大賓客則自有掌訝與訝士迎送非候人之職矣注以為候迎賓客之官蓋未通會秋官也周語云敵

國賓至候人為導侯國不備官或以候人兼掌訝之職與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環戶關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其職掌致師察軍慝皆是軍事故在此　黄氏度曰以環名官取廵邏周匝之義

通論鄭氏鍔曰夏官環人掌廵察軍中之事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皆循環往來為義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挈苦結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挈讀如絜髮之絜賈疏詩總角之丱毛傳總角結髮也此注依毛傳絜即結之義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為漏賈疏以其稱氏故知世官賈氏公彥曰案其職所列皆軍事故在此 郝氏敬曰大軍所止遇水可汲懸壺示衆故名案挈壺氏隸夏官軍行必載行漏也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賈氏公彥曰射武事故在此 薛氏衡曰先王

於祭祀則有射於燕饗則有射文事而兼武守重其職故以下大夫為之長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服不服不服之獸者賈疏象王者伐叛服柔之義

黄氏度曰射人與司士諸子聯職而以服不氏以下四官參其間服不氏待獲射鳥氏取矢終射義也

案四官皆各養一牲而羊人馬質並設於夏官復列

服不射烏羅氏掌畜四職何也四官事紛惟兵則不得已而後用官中事簡而國事所用馬與羊最多羅氏所掌羽物實繁掌畜所養事類雜冗故竝設於夏官射鳥氏則因射而及之又所射乃鳥中膳羞者與羅氏掌畜為類故别之於庭氏之射夭鳥設官分職之宜講事處物之當即此可見　論官職則射人之下當次以司士諸子以服不氏同有事於射故與射鳥氏四官並附焉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射常亦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射鳥亦武事故在此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能以羅罔搏鳥者郊特牲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賈疏案郊特牲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彼稱大對諸侯此無所對故不稱大此職惟羅鳥彼兼言獸則兼掌之也

案服不氏贊張侯射鳥氏兼為射人取矢故次射人

羅氏掌羅鳥而繼之者從其類也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畜許六反劉許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畜謂斂而養之賈疏案其職云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是專養鳥注謂鵝鶩之屬是斂而養之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賈氏公彥曰其職掌詔爵詔禄贊大司馬進賢與功故列職於此　郝氏敬曰案王制大司樂論造士升之司馬司馬論進士之賢者告於王而官之故

司士爲司馬之屬

案司士隸夏官以司馬論辨官材習察其人然後用之各當也射人掌公孤卿大夫司士掌士士員多故司士與射人爵同而中士下士之數又多也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　李氏嘉會曰在此者與司士等皆是辨論官

材之事
案入成均者必適子其餘皆掌於諸子故其職曰掌國子之倅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謂有勇力之士充王車右賈疏其職云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　賈氏公彦曰在王車之右執干戈以衛王故在此　劉氏敞曰司右屬車之右也若

王玉路金路之右則下大夫也象路之右上士也戎路木路之右中大夫也故羣屬車之右别立司右以掌之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賁音奔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賈疏胥下例皆是徒今虎士在胥下故知選徒之有勇力者言賁見其勇

案虎賁氏不言徒而曰虎士葢勇而有志行者

通論呂氏祖謙曰周公戒成王以虎賁與任人牧人準人並言蓋侍衛僕御朝夕親比必得正人漸移默化故慎虎賁綴衣之選乃養成君德詳密處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言旅見其衆

案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其地尤近職尤親故皆以命士為之且世職焉蓋必材武過人忠義素厲而後得與此選後世逆亂多由禁旅使宿衛皆世

臣良士姦宄豈能相煽哉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其趨者虎士也徒之强力者也虎賁之外更設旅賁夾王車而趨乃任官之士强力而篤於忠義者故夾王車之左右視先後者尤親且近矣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世為王節所衣服

案春官司服辨用事以共其物而已故特設此職使常侍左右凡王登車下車易服弛服之節及風雨寒

温皆在視而得其宜所以謹儀法而王躬是保也司服惟辨禮度其事簡故設官止二人此職朝夕無間必八人乃可以更番遞代其不以類從司服而屬夏官以與諸僕聯事凡王有行無不從也

方相氏狂夫四人相悉亮反注音放想不必從

正義王氏應電曰其職主執兵以逐疫亦用武以正其不正之事故屬夏官

存疑鄭氏康成曰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賈疏放想

漢時有此語是可畏怖之貌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

賈氏公彦曰四官别職同官故共府史胥徒　王氏應電曰大僕掌正王之服位詔法儀出入王之大命故稱大小臣掌小命及小法儀故稱小禮莫重於祭故特設一官以掌其事燕居必有侍御之臣其事

繫故御僕十有二人

通論鄭氏鍔曰小臣爵上士盖以德行道藝簡者天官内小臣掌王后之命亦以奄上士為之

隸僕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吏而曰隸以其事褻　賈氏公彦曰所掌事褻故别官不屬大僕　何氏喬新曰隸僕主五寢之潔除非徒四十人則不給於用

案凡國中之勞辱事皆罪隸共之五寢之埽除糞洒

不可使盜賊之子故以徒代隸而因以隸名官謂此僕所掌者隸事也疏謂與賤者同稱則司隸中亦有下士何獨於隸僕則為賤稱乎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弁皮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弁者古冠之大稱賈疏禮記郊特牲及士冠記皆云夏收殷哻周弁皆祭冠也則冕亦得稱弁故云古冠之大稱委貌緇布曰冠此二者惟對皮弁爵弁六冕則曰冠若散文亦得稱弁故司服職凡田冠弁服凶事服弁服

王氏應電曰弁首服之次於冕者自天子而下皆用之冕

則不常服故冕雖尊而獨以弁稱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甲今之鎧也賈疏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司甲兵戈盾官之長

通論王氏曰周官先司甲而後司兵費誓先言敹乃甲冑敿乃干而後言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者戎事先自保也

叅甲之成也難收藏亦不易故官中之士及府史胥徒視司兵司戈盾以倍也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賈氏公彥曰其職云掌五兵五盾及授兵從司馬之法故在此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盾豎尹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戈今時句孑戟賈疏案考工記冶氏為戈戟戈則兩刃長六尺六寸戟則三刃長丈六尺此注云戈句孑戟為一物觧之者盖舉漢法況之漢時戈有旁出者

為句孑亦名胡孑故號戈為句孑戟也

案五兵五盾既有司兵以掌之而又設司戈盾之職何也司兵事繁大小輿師及甲士之五兵皆以司馬之法須焉故王之侍衛別使司戈盾授之府史皆半於司兵其事簡也無胥而徒亦少以士大夫之戈盾皆親授之無所用胥徒也若甲士則涖焉而使胥徒授之可矣故司兵有胥而徒特多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

徒八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弓矢弓弩矢箙官之長賈疏繕人槀人皆士官故得與之為長郝氏敬曰弓矢之用要而廣故設官同於司甲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繕之言勁也善也賈疏以其所掌弓弩有堅勁而善堪為王用者乃入繕人鄭氏鍔曰左傳大叔繕甲兵言修治

之也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槀古老反

正義鄭氏衆曰箭幹謂之槀賈疏案矢人記以其笴厚為之羽深後鄭注笴讀為槀謂矢幹　賈氏公彥曰案槀人非直掌矢槀兼主弓弩矢箙等而云槀人者以槀為主耳

案司兵司戈盾惟辨其物以須之而弓矢則别設繕人槀人何也五兵之用少弓矢之用多王親征誓師則杖鉞秉旌在車則執路鼓五兵不親執也射則王

時有事弓矢決拾諸具不可以不加之謹故設繕人掌王所用以詔王而贊其事焉槀人專司弓弩矢箙諸財用之出入亦以物博事繁非司弓矢一官所能兼理故增設槀人總其工作并董率而勸懲之所以工皆競勸而用無不利也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者參乘賈疏若元帥之車則將在中居鼓下御者在左凡兵車則射者左御者居中若在國則尊者在左御者亦中央其右皆勇力之士執干戈常在右故云右

者乘參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為之右焉賈疏案巾車王路有五下文僕亦有五此戎右已下不見王路木路之右以田戎相類齊祀相因故戎右兼田右齊右兼祀右僕不兼者僕難於右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案巾車玉路居前戎路在後今戎右在前又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者夏官主兵事尚威武故戎右居前而官尊也　薛氏衡曰右與僕皆身任其事故無府史胥徒

齊右下大夫二人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充玉路金路之右　王氏安石曰金路以賔而謂之齊者敬賔如祭也

道右上士二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充象路之右賈疏以巾車五路差之上已有玉路金革之等則道右當充象路之右　賈氏公彦曰上四事簡故使兼道右每日視朝行事繁故不兼以其事次於齊戎故官秩卑也

案戎右以中大夫齊右以下大夫道右以士者右取

其武故戎右宜尊賔祭尚嚴故次之朝夕視朝武非所尚也右以戎兼田以祀兼賔而僕各異者右主捍衛其事可兼賔祀師田車行異節必各有專僕而後事可閑也

大馭中大夫二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馭之最尊賈疏以其御玉路以祀故云最尊不與下同名

僕而謂之大馭　王氏應電曰馭者通謂之僕惟大馭不稱僕者以前有大僕不可混也

通論王氏志長曰戎車之馭與大馭同為中大夫者重戎也不得同稱馭者尤重祀也

戎僕中大夫二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馭言僕者此亦侍御於車賈疏大僕已下並是侍御之官此馭車之人稱僕亦是侍御之類也

通論黄氏度曰射人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戎僕掌王倅車之政即車僕所掌闕車廣車苹車輕車之萃也 王氏應電曰五路唯戎車專尚威武此戎右所

以先齊右也車莫尊於王路故大馭為長其次莫急於戎路故戎僕次之

案大僕下大夫戎僕則中大夫何也大僕平時朝夕王所以謹儀法其在軍惟贊王鼓而不共御事葢王親即戎乘危歷險馬或駭輿咎莫大焉必久更戎事智略過人不惟進退驟馳保無傾覆且艱難倉卒可輔王以發大命然後能勝其任故慎簡六官之貳衆職之長以充之而不取之於羣僕也戎右以中大夫

其義畧同春秋傳凡軍事御右與主將並書以三軍之耳目咸屬於主將之車故也但中大夫二人之外復設上士二人葢戎田兼事上士乃田車之右耳

齊僕下大夫二人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賈疏案朝覲受於廟是敬宗廟會同時設方明於壇上設玉以禮方明之神是敬神明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朝朝莫夕主御王以與諸臣行先王之道案書冏命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乃僕人之職而道僕以旦夕燕出入與王尤暱近隨事當以道正王故注云然　賈氏公彥曰道僕朝夕在朝往來駕脫事繁故人數多王氏志長曰以更代也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正義賈氏公彥曰人亦多者王有四時之田兼有園囿遊獵及取鮮獸之事故也

案田僕數多以王田道車斿車並從也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案校人良馬三十六匹一馭夫計良馬二千一百六十匹則六十馭夫駑馬一馭夫主四百三十二匹駑馬千二百九十六匹則馭夫三人并前六十三人與此不合者蓋此序官脱三人也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校戸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校之為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

之校人馬官之長

通論薛氏衡曰周制軍賦出於丘甸馬牛車輦有地治者歲時數之校人須馬非須於民乃須之卿大夫之從軍者也

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趣七口反劉清須反阜才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趣馬趣養馬者也鄭司農云詩蹶惟趣馬

案校人職三乘為阜阜十二匹也

通論雜說曰趣馬虎賁綴衣皆賤有司也而詩書乃與師氏等並稱何也人主之治非廟堂聽決之為難而深居燕坐之為患非公卿大夫夾輔之為難而侍從僕御順適其意為可慮也君心惟閒暇為易縱臣言惟卑褻為易入於易縱之時而擇易入之臣朝夕於其間則可以養成君德矣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賈音價

正義鄭氏康成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馬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　賈氏公彥曰巫知馬祟醫知馬病有賈者治馬死生須知馬價也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牧放馬而養之

通論鄭氏鍔曰地官有牧人則馬亦在所牧此又有牧師者馬之為牲者牧人牧焉餘皆牧師所掌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廋所求反

存疑鄭氏康成曰廋之言數　鄭氏鍔曰廋為隱藏之義馬在閑中取其隱藏也故名曰廋人

案聘禮記肦肉及廋車廋即此廋人也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圉疑呂反乘繩證反駑音奴麗郎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養馬曰圉四馬為乘良善也麗耦也　王氏昭禹曰以敎圉人養馬故名圉師

案校人職自圉人以上圉師趣馬駇夫並分良駑之數而序官不載何也經文已明特於圉人所分揭其數而其上可放而準矣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職方氏主四方官之長　賈氏公彥曰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事相成故在此官尊而人多以主天下人民貢

賦之事繁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土方氏主四方邦國之土地

案土方氏形方氏及山師川師邍師所役皆司徒之事而以屬司馬者示有不稟職方之度而侵敗王略者則九伐隨之　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正此職所掌

存疑王氏應電曰設官之例凡士之數必以二四六八而此獨以五與十者以主五方也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懷來也主來四方之民及其物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合方氏主合同四方之事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訓道也主教道四方之民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形方氏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賈氏公彥曰案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故天子立山師以遥掌之使貢故與職方連類在此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其職與山師同

遼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遼音原

正義鄭氏康成曰遼地之廣平者　李氏嘉會曰知土宜之美惡種植之善否以教導民故曰師

案五等之國及附庸外八州皆有閒田諸侯削地則歸於閒田故特設遼師以掌之　地官虞衡所主畿内之山川也夏官山川遼師所主九州之山川原野

也遼師官府胥徒獨倍者平原較山林川澤為多也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匡正也主正諸侯以法則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撢與探同他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撢人主撢序王意以語天下賈疏其職云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故云撢序王意以語天下

通論李氏覯曰天下之情欲上達故訓方氏之職設人主之志欲下通故撢人之職設古者君民一體上

下交孚而無壅遏之患如此

總論薛氏衡曰職方之屬自合方至邍師乃建邦敷教安民懷遠之節目也究其本原則必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然後政教四達而不悖故匡人達法則以遏諸侯作慝之私撢人誦王志以動萬民内向之志使諸侯咸知有王其國民共知有大君則九伐之法可懸而不用矣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司馬主其軍賦　賈氏公彦曰此王自以臣為司馬遥掌都内故其職云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聽於國司馬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

正義鄭氏康成曰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

案或疑此當為家司馬職之文都司馬職後家司馬亦如之當繫於此非也家地甚狹大夫不具官安能設上中下士府史胥徒一同於都司馬乎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八